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六 三玊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御製文初集卷三

論

黄鍾為萬事根本論

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禀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蔡沈書傳又曰黄鍾為萬事根本夫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莫善於律然雄鳴有六雌鳴有六三分損益而次第相生者其數並起於黄鍾黄

鍾正則十二律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漢志所以有律本之說也昔者黄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班固曰黄中色也色尚黄五色莫盛焉鍾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黄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其長得九寸其圍得九分其積數得八百一十分在氣為中氣在聲為中聲豈非太極元氣函三統為一而立天施地化人事之紀者哉且夫萬事之大端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

嘉量五曰權衡而要莫不本於黃鍾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黃鍾之律九寸為宮緣此以定商角徵羽起十二律之周徑而五聲和矣黃鍾之長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積而為尺為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黃鍾之龠容秬黍千有二百十龠為合積而為升為斗為斛而五量嘉矣黃鍾之龠重十二銖兩之為兩積而為斤為鈞為石而五權謹矣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其以此也夫

蓋天下數必從其朔理必原其始乾之初九一陽始生天地之心而理數之權輿也黄鍾者於時為子其卦為復在人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則造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得乎此以盡錯綜之數定變化之宗直一以貫之耳宜其為純粹中之純粹所由與天地同和者歟若夫定黄鍾之管者京房以準荀勗以笛蔡邕則以銅籥和峴則以景表以至或求之於度或求之於尺或求之於黍與鐸甚至執指節以尋黄鍾紛紜龎雜究莫得其

指歸惟蔡季通所云多截管而吹之以候律元者其庶幾乎夫憑器考聲者形迹之論也審聲知音者神聖之蘊也善乎馬氏之言曰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惟人心自得其中和聲為律身為度然後究極理數博考典章以合天地之元聲此則宰萬事於一心而探本窮原有存於律象之先者矣

漢光武論

世之論光武者率無間言而多不足其尚圖讖一事者

此亦責賢惟備之意乎然猶有未盡之旨焉余故叙而論之

盖世治聽於人世亂聽於神惡治而喜亂豈人之情也哉苟繫桑之不謹將復隍之可虞起伏循環一消一息至於人厭流離天思反德必挺生睿哲為人神主然而颷廻霧塞之秋草創蔘擾之際一夫未居衆志不齊非有神道設教其何以服天下哉且光武之興也宛人倡復起之謡西門有當為之讖既因集事難廢半塗是以

身歷艱險手定太平大業爰濟明慎綜攬三大政之措施雖高祖亦將遜其精到焉而顧以信讖一節吹求憾德不亦失善善之意耶夫盤庚成王殷周之令主也其遷殷而誥衆則曰卜稽東征而誓師則曰龜命龜卜雖較圖讖為正矣然使衆志一而奉命謹則亦曷藉之哉是則光武之為其亦如斯而已矣若夫稱聖經而罪桓譚則又不無過甚云爾

開惑論

夫人情有所弗慊於懷者則不能無惑況西師之役決機於午夜之窓匆馳檄於絕域之阻閡語言泮不相同風俗夐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故事以問明理以荅晰因傚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閑惑論其辭曰有春秋碩儒者是古甲今循規蹈矩喜寬衣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天主人欲有所締構撻伐雖不敢面折其非而每退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

舊志闢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西陲一役自乙亥春兩路大兵進發所過迎降恐後遂擒達瓦齊定伊犁隸屬諸部及秋已告成事無頓弦遺鏃之費乃造於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之憂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賅今所見者迥異乎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漢武不必悔輪臺也曷以啓予蒙乎大夫曰子不聞長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叛羣兇應如蜩如螗曰梟曰獍斷驛擄牧奮辟以逞一二隻行野宿者

或致戕其身命阿睦爾撒納潛蓄異志乘我師既平準夷覬為四部大台吉未遂中途叛逃而一時逆黨如伊犁之巴磔克什木西路之阿巴噶斯哈丹北路之包沁等先後煽附斷臺肆掠道路為梗於是碩儒復過大夫之閭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訝宜亟罷是役禍庶少輯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進渠遠跳順者撫逆者勦丙子春我師整旅討逆阿睦爾納竄去其黨並就勦撫伊犁復定先是喀爾喀有青滚襍卜者獷狡僉回之駻獟也以收都爾伯特四部時曾貫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以煽惑衆喀爾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青滚襍卜本喀爾喀台吉恩封郡王從征

索旨令將軍等計擒阿逆時青滾雜卜實漏其信復自軍營逃回遊牧盡衆撒卡甘心從賊為我忝贊大臣納木扎爾執送京師得正顯戮阿逆既竄罪人斯得喀爾喀衆以休以息然彼時將帥之臣追阿逆於哈薩克為其所賣同時準噶爾宰桑之在役者皆習為盜而慣軍詐者也見而輕之時阿逆竄跡哈薩克方以譎計緩師而將軍達爾黨阿不審先機竟爾按兵待獻坐失事會既罷役則相率為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為我臣是和起被欺於闢展兆惠戰出於濟爾哈朗之所因也尼嚕特宰桑等從征哈薩克者既心輕將帥所為思逞亂階將軍和起方往追巴雅爾至闢展為逆徊莽噶里克尼嚕特呢嗎等設

計遣散駝馬倉卒被害而將軍兆惠自濟爾哈朗力戰得出賊勢復熾碩儒曰吁是蓋禍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爾其重整四甄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又倉黄而遁去蓋自是哈薩克亦面内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而阿逆乃隻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也哈薩克以素稔阿逆反覆且畏懷中朝威德奉表来歸請以擒賊自効逆勢益蹙僅以殘喙投俄羅斯斃馬遣侍郎三泰驗實以聞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鴟鴞不可以雞鴨育是反覆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且殘賊為奸焉是惟翦刈殄滅之

而已更不可以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為不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留降人之馬而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不可滿福之遇難以及助二狗酋與我抗衡皆此沙喇斯嗎唬斯二鄂拓之所搆禍也丁丑春復命將軍成衮扎卜參贊舒赫德等由朱勒都斯路進伊犁將軍兆惠參贊富德等由額林哈必爾罕路進塔本集賽而成衮扎卜等遇克勒特烏魯特沙喇斯嗎唬斯等鄂拓克皆撫降其衆不取其馬駝大軍過而賊皆反去乃遣都統滿福領偏師追勦沙喇斯嗎唬斯二鄂拓賊人詭持軍門劄自稱已就降撫並云前驅除道以待滿福行次哈拉和落竟以墮計捐軀

至庫車之稽勳實僨轅於逍遥更將申律旗

鼓一新遂長驅直入而功垂成於崇朝先是大和卓木既還故部乃阿逆之叛小和卓木孤恩助惡及興師問罪圍庫車城而小和卓木來援身竄入城自投羅網雅爾哈善縱賊失機遂致養癰貽患黑水之守主客衆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漂搖以三千餘人敵數萬衆而捜穴得米掘井得泉賊銃著木取鉛丸數無萬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酋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逃及窮追異域駐旅馳檄獻馘稱臣遂成耆定之功高戊寅冬將軍兆惠直薄葉爾奇木道遠馬疲被遮固守時經三月深溝高壘賊不敢侵且屢獲神應而夏前調兵在道副將軍富德得以檄促赴援又叅贊大臣阿里衮解馬適至內外

夾擊軍威大振至己卯夏酋懼六師繼進棄城遠遁入拔達山界尋以追兵壓境其汗素爾坦沙閒風歸化殺賊函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永定

臻成大夫乃進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落不為不強周二萬餘里不為不廣五年成功不為不速前歌後舞不為不祥子徒見始事之秋選愞畏葸者之騰口是所謂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冤之氣不盪滌非雷霆則四時湮鬱之氣不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讋伏

懲創不敢抗干是以詰戎揚烈益當厘於重熙累洽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懵懵乎達瓦齊獻俘後赦不誅且優賜王爵以善終設云事慎首禍禮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弒君者為敵國豈不鬯我君哉碩儒曰豈謂是哉陽舒陰慘生民大情離憂合懽品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損兵折將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寧辭小害示應於近者遠有可察託驗於顯者微或可槩且子亦知損兵

折將之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詒決機不審遲疑擿埴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辜哉若夫虎臣羆士折衝宣力馬超囊足姚期攝幘渴賞捐軀實不乏人而一聞如是者午夜為之酸心舉案為之忘食雖刻木結蒲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常紀績如子所云則漢祖唐宗撥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綏者哉禮記聽磬聲則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沉幾不足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潛包禍謀者以螳蜋之斧禦

隆車之轍不自竿量何異菩茗之鷄鳩是以王師屢入
霆奮席捲如舉炎火而焫飛蓬霞湯泉而沃白雪子何
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為是無稽之說哉碩儒曰若
僕者乃隙中觀鬥井裏窺天以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
妨再遲數年愧矣服矣豁然悚然大夫曰未也子姑聽
之夫食椹懷音非納叛臣奬䠞優遇欲集其勳阿逆初降時備
陳賊中情形請兵甚力即推誠奬任令副北路將軍以行時或有以厚遇新附竊議者
密勅周防
先示戚親時命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與阿睦爾撒納偕行密諭察其動定雖非豫存逆億而

逆賊役猶故智未嘗不在意計中也

操刀必割所戒逡巡

阿逆既以未釁所望在伊犁時居常不衣賜服及用私印行軍撥踪跡頗露不逞屢勅將軍班第泰贊鄂容安相機擒勦而因循寡斷阿逆得以入覲為詞乘隙生變

予云應機亦非至論三隙可乘未興大軍

或人以為乘人之釁不知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年幼昏暴此一隙也喇嘛達爾扎篡奪又一隙也達瓦齊復篡奪之又一隙也彼時皆未興兵詳見西師詩

加征增算何曾於民凡有水旱無不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侵甘肅歲賦豫免庚辰兩部永請並及其鄰哈薩布露梟鵰文身無不內屬慕義歸仁鴻庸爰建千古未聞若予者所謂菽麥未辨安足

以知我信

天主人哉信

天主人乃名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夫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粤宄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而屢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鑿空二萬餘里蕆事五載已央使畏難而中輟未必不致

禍而受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臧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眚今得以利用禦寇由順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宜思何以獲此幸於昊蒼方將矜矜惴惴凜凜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之二子之短長也哉

說

創業守成難易說

唐太宗與廷臣較創業守成孰難時房喬魏徵各以所見對太宗皆見其難獨岑文本則曰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踵其論者率無軒輕於其間盖以難即不易不易即難也而余則以為不然夫難與不易豈可同日而語哉今有二人焉甲則飢乙則不飽不飽者縱不果腹堪遲待焉而飢者一再不食將餒而僵矣以是喻難與不易其輕重不可立見耶或曰難亦不易也不易亦難也今必强為低昂是視死與不生

為二也其可乎余曰是正所以為二也盖不生者雖不得生而其實尚未至死其死者又安可復生乎以是喻難與不易其輕重不又可立見耶難與不易之説明則岑文本所云撥亂難守成不易之説余又以為不然盖創業固難矣然以守成較之但可謂之不易而守成則實難耳何則創業之主救焚拯溺危然後安其難可謂至矣然於制度紀綱時有未暇留俟後人未為不可守成者遺大投艱單心繼序苟無以光前烈啓後圖斯懍

然有不終畝之憂是創業者未竟之難亦守成者分內之難也所繫不愈重乎哉世之治產者或致億或致萬或致千百無不可也子若孫持其業者增之可耳少有所損於其間人將訾之然則嗣先王之基者不待失道失衆始為懟負前人但使式廓之版圖或有侵削垂裕之成憲或有廢弛是即無以覲耿光而揚大烈昔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君天下者勤儉尚已顧創業者櫛風沐雨不期勤而自無不勤篳路藍

縷不期偷而自無不偷至於守成之主席豐履厚易至於驕驕則怠生焉故陳宵旰於太平之時言茅茨於玉陛之世輙厭而不納是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鮮有不盛滿中之者以此思難則所以持難者可知矣況乎守成之責固開國之主與繼體之君所同一仔肩者也夏之王也以禹為創業以啓為守成殷之王也以湯為創業以太甲三宗為守成周之王也以文武為創業以成康為守成然禹湯文武未聞不自守其所創者以貽後

昆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我不可不監于有商我不可
不監于有周嚮使為子孫者咸知守成之難雖三代至
今存可也惟世少守成之主而後有創業之君出焉故
予之獨以難責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者之難正以慰
創業者之初心耳尚書五十八篇其涉創業者惟湯誓
湯誥泰誓武成諸篇其目二典三謨以至太甲説命立
政周官罔不於制治保邦為兢兢無逸一篇蔡傳謂周
公所舉三宗皆繼世之君一篇中凡七更端深嗟永歎

其意深遠周禮為致太平之書所言體國經野皆守成之事古人惟深見其難故言之不厭其詳也如文本之說將以繼世而有天下者坐享成功視開創為有間則古來守文令辟與蒙業而安者幾可等量而齊觀且使中才之主得所藉口謂昔之人既為其難我僅居其不易稍自暇逸亦無不可何用是汲汲為甚者溺於宴安弗克負荷棄厥基焉夫孰階之厲也故闡明其說如此既申儆於後且藉以自勗焉

古長城說

木蘭自東至西延袤數百里中横亘若城壍之狀依山連谷每四五十里輙有斥堠屯戍舊跡問之蒙古及索倫皆云此古長城也東始黒龍江西至於流沙類然夫蒙恬起臨洮而屬之遼東者今其城猶存乃去此數百里而南且東西又不若是其遼也則古長城者豈循嶐𡺳佹時所為者耶山海括地所未載於無意中得之荒略口傳而借余以垂其名豈非造物者之靈蹟久晦而

必彰耶甞苦載籍傳記浮夸多偽固不若芚蒙無文者世代相沿指實以道之無褒貶予奪於其間也則秦之所築為擴邉乎為讓地乎於古無聞而今傳焉吾安知天下之似此未傳者當復幾何乎又安知今經予傳而必保其後此之不又失傳乎或曰此非城也葢天地自然生此所以限南北也夫天地既生此以限南北則秦之為長城益可笑矣

臣汪由敦伏讀

御製古長城說以化工之筆行自然之文深入顯出宇宙在手尋繹再四心目曠然在昔山經地志類出文人承傳沿襲掇拾諏採輙矜為創獲其經目覩記可覆按者百不一二數也況絕塞僻遠游躅所不至之地哉茲以

六御所經名王部長旃裘之衆親履而指數之其核實為何如者且謂天地自然所生以限南北尤不易之論蓋嘗觀之百家之聚千室之邑率有

岡巒川阜縈廻環抱之勢至通都郡國則其阨塞阻要顯然為之疆域屏翰皆非人力所能為聖人者為之相其陰陽建城郭宮室規重門禦暴之制無非因其自然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物此志也蒙恬之為長城後人專罪其長惡勦民其垂死所歎為絕地脈者一若設詞以自文而不知其拂天地之經而不因其自然彼固未嘗不自知之而深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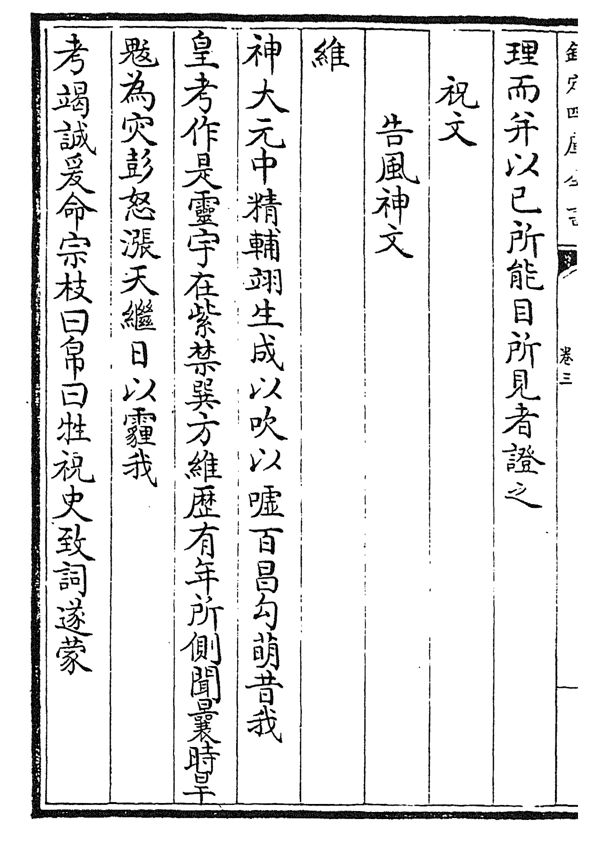
也然非親歷而得其實其孰從而證之或疑塞外蕃部聯屬雖逐水草亦各有分地且此故元上都興州近境安知非昔之居是者殘壁故壘荒畧失傳者耶是或未可知然西北之瀚海流沙東北之窩集是非天地所限耶不寧惟是凡大川之達江海其入處必有砂橫亘若户閾然濬輙復淤是乃在水中又豈昔人所為耶觀此則天地所生自然者益信

穿楊說

國策稱楚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夫由基固善射者也觀其飲羽貫札實有出衆之能然稱人者當於事物情理之内苟其軼類絶倫而不至詭奇衒異令人可信斯足矣若穿楊云者第以文脢遂致義乖徒令後世疑由基未始有此匪曰襃之乃以貶之矣且楊葉寬以分計長以寸計於衆葉中指其一必將朱墨誌之然後可夫此衆葉中之一葉立於二十步之

外雖離婁之明不能辨也由基無離婁之明令其立於百步之外尚不能辨其誰何安能百發百中哉然則穿楊之說為偽乎曰何必偽嘗集善射之人而較之三十步命中者不能五十步五十步命中者不能百步百步命中者不能百五十步蓋物愈遠則視之愈小百步外之楊雖輪囷方丈視如三十步之樹侯耳況弓之彀也地遠則力微至指（謂所指之處）以為難何況中乎是則穿楊云者軒言一樹之葉而非一葉明矣我國家以弓矢雄

中外支左屈右之技人盡能之然令立百步之外而穿楊百人中不能得一必其技果超羣者始能之而亦難保其百發百中也由基以荊楚三戶之流能百步以穿楊斯已奇矣若必過為怪奇謬悠之談詑以貫其一葉則是世間情理必無之事愚者或驚為希有智者將信其必無夫表德紀實將以俟天下後世之智者乎抑其愚者乎或曰策士縱横之論多屬子虛藉厲之告白起亦取以相辟耳厲之言其誠其偽吾不知吾惟度之以



理而幷以己所能目所見者證之

祝文

告風神文

維

神大元中精輔翊生成以吹以噓百昌勾萌昔我

皇考作是靈宇在紫禁巽方維歷有年所側聞曩時旱

魃為災彭怒漲天繼日以霾我

考竭誠爰命宗枝曰帛曰牲祝史致詞遂蒙

神庥駭飈為收禾黍沐澤乃亦有秋茲者雪旱於冬雨旱於春自春徂夏震雷無聞山川出雲慶散於風不惟其景乃惟其終曰予不德小民何辜無麥無禾渺渺愁予曰惟百神各有攸職功在蒼生乃廟而食用是陳詞祈

神之佑致是咎徵咎予之咎願勅飛廉速收其暴油雲以作雨師前導曰予不誠

明神之欺降罪於予予其敢辭屏息以待惟

神之思

社稷壇禱雨祝文

臣聞人事失於下

天變應於上兹亢暘之示警洵贊化之無能言念昨年秋霖缺而冬雪乏逮至今歲春望霈而夏未霑歷四時之久矣嗟三農其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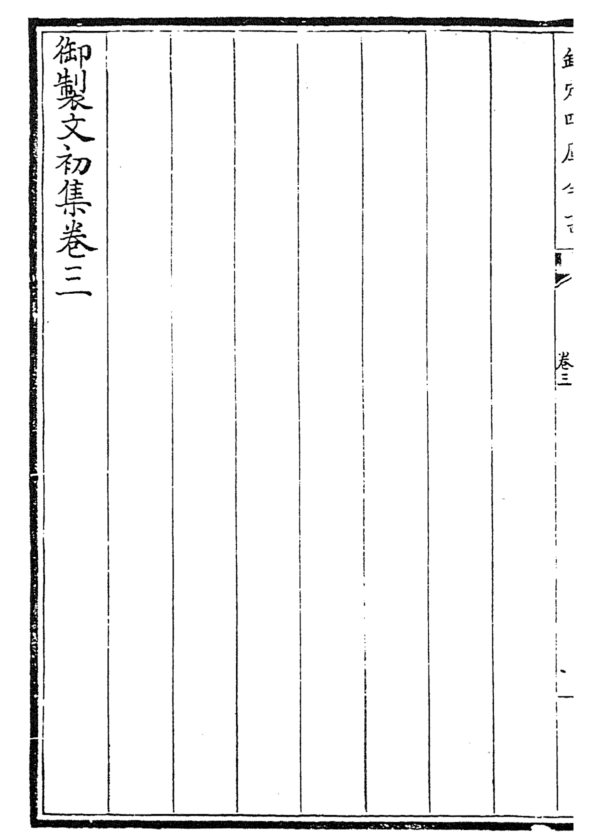
常雩步禱弗蒙矜不敢再三之瀆羣祀親藩徒致籲益增宵旰之憂敬念

右壇爲祈報之所載稽
祭義司土穀之精蠲吉虔齋攄忱躬懇爲民請命顧代
萬姓之災責己惟誠奚啻六事之舛重舉𩅰陰之典冀
施甘雨之滂雲作雷隨毋俾箕伯侵軼䅉成粢潔尚歆
帝里休和殷佇
神歆立沛祥霽

大雩祝文
臣承

命嗣服今廿四年無歲不憂旱今歲甚焉曩雖失麥可
望大田茲尚未種赤地里千嗚呼其惠雨乎
常雩步禱未蒙
靈祐
方社
方澤均漠弗佑為期益迫嗟萬民誰救敢辭再瀆之罪
用舉
大雩以申前奏嗚呼其惠雨乎

上天仁愛生物為心下民有罪定宥林林百辟御士供
職惟欽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實臣罪日深然
上天豈以臣一身之故而令萬民受灾害之侵嗚呼其
惠雨乎謹以臣躬代民請
命昭昭在上言敢虛佞計窮力竭詞齇誠罄油雲沛雨
居歆賜應嗚呼其惠雨乎



御製文初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三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四

記

皇考世宗憲皇帝恩賜御書記

乾隆元年丙辰恭送

皇考梓宫自

泰陵迴忽忽若有失也逌開琳笥啟錦囊展向日所賜

手蹟敬觀之慰與悲俱來瞻與否罔措爰拜手稽首而

為之記曰惟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本天亶資懋日新學養潛朱邸三十
餘年朝夕書史自娛每當明窓淨几輒弄翰作書凡晉
唐宋元諸名家蹟罔不心摹手追實集古今書法之大
成較之漢帝唐宗逕庭過之遠
臨御區宇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昃不暇時親筆墨
然間一臨池而翔鸞翥鳳之奇印泥畫沙之妙薈萃行
間宏璧天球無足為重也　臣承顏侍膝猥被

寵光迄今霜露屢易
龍髯莫挽墨瀋猶新每一啟椷肅容仰閱輙嗚咽流涕
而不能自已記有之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
爾矧我
皇考拂素飛毫駕顏淩柳俾予小子獲瞻
天藻之光華兼誦
宸章之美富興思
手澤視古人所不能讀者有加焉其能弗愴然於懷而

翹然思屢覿耶

圓明園後記

昔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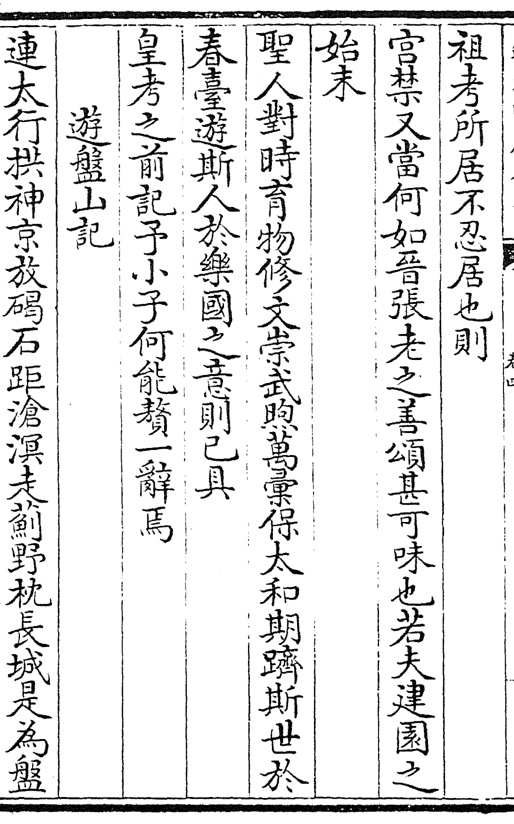
皇考因

皇祖之賜園修而葺之略具朝署之規以乘時行令布政親賢而軒墀亭榭凸山凹池之紛列於後者不尚其華尚其樸不稱其富稱其幽樂蕃植則有灌木叢花怒生笑迎也驗農桑則有田廬蔬圃量雨較晴也松風水

月入襟懷而妙道自生也細旃廣廈時接儒臣研經史以淑情也或怡悅於斯或歌詠於斯或愒息於斯我
皇考之先憂後樂一
皇祖之先憂後樂周宇物而
圓明也圓明之義蓋君子之時中也
皇祖以是名賜
皇考
皇考敬受之而身心以勗戶牖以銘也不求自安而期

萬方之寧謐不圖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則又我
皇考綏履垂裕於無窮也予小子敬奉
先帝宫室苑囿常恐貽羞敢有所增益是以踐阼後所
司以建園請卻之既釋服爰仍
皇考之舊園而居焉夫帝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遊觀
曠覽之地然得其宜適以養性而陶情失其宜適以玩
物而喪志宫室服御奇技玩好之念切則親賢納諫勤
政愛民之念疎矣其害可勝言哉我

皇考未就
暢春園而居者以有此
圓明園也而不斵不雕一
皇祖淳樸之心然規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風土草木
之清佳高樓邃室之具備亦可稱觀止實天寶地靈之
區帝王豫遊之地無以踰此後世子孫必不舍此而重
費民力以創建苑囿斯則深契朕法
皇考勤儉之心以為心矣藉曰



祖考所居不忍居也則
宮禁又當何如晉張老之善頌甚可味也若夫建園之始末
聖人對時育物修文崇武煦萬彙保太和期躋斯世於
春臺遊斯人於樂國之意則已具
皇考之前記予小子何能贅一辭焉

遊盤山記

連太行拱神京放碣石距滄溟走薊野枕長城是為盤

山蓋冀州之天作俯臨衆壑如星拱北而莫敢與爭者也昔魏田疇隱居於此故名田盤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棲止焉地僻而山秀樹密而谷深韓昌黎文所稱太行之陽有盤谷者無從考其非是而其為隱者之所盤旋則一也山亦有盤谷寺自唐寶積開堂代有名宿憨山拙庵後先輝映為是山佳話然吾儒木石居而鹿豕遊者田疇之後無聞焉四顧梵宇精藍依山隱谷鏤鋒磨石刻畫天真而之柳州西山之文杜陵北征

之作嗚呼是亦可慨也已乾隆七年秋因謁
陵廻鑾便徃遊之斥警蹕減儀從輕輿朝陟寋蘿扳磴
曉嵐豁開泉白山青颯然林空欝然松翠於是停蓋駐
轡怡情縱目者久之既而行漏催吟興盡夕陽在山金
吾整駕雖命省騶從而近御執事者汗雨揮而塵烟騰
向謂隱者之絶少翻疑隱者之避而遠去耳乃知千乘
萬騎不可以遊山偶一過之山靈將毋笑其不韻也耶

三希堂記

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遠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養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夫人生千載之下而考古論世於千載之上嘉言善行之觸於目而會於心者未嘗不慨然增慕思與其人揖讓進退於其間羲之清風峻節固足尚即獻之亦右軍之令子也而王珣史稱其整頹振靡以廉恥自許彼三人者同族同時為江左風流冠冕今其墨蹟經數千百年治亂興衰存亡離合之餘適然會萃於

一堂雖豐城之劍合浦之珠無以踰此子墨有靈能不暢然蹈抃而愉快也耶然吾之以三希名堂者亦非盡為藏帖也昔聞之蔡先生名其堂曰二希其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或者謂余不敢希天余之意非若是也常慕希文希元之為人故曰二希余嘗為之記矣但先生所云非不敢希天之意則引而未發予惟周子所云固一貫之道夫人之所當勉者也若必士且希賢既賢而後希聖已聖而後希天則是教人自畫終無可至

聖賢之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人人有盡心知性之責則人人有希聖希天之道此或先生所云非不敢希天之意乎希希文希元而命之曰二希古人記與名物以識弗忘之意也則吾今日之名此堂謂之為希賢希聖希天之意可慕聞之先生之二希而欲希聞之之希亦可即謂之王氏之帖誠三希也亦可若夫王氏之書法吾又何能贊一辭哉

國朝傳寶記

國朝受

天命采古制為璽掌以宮殿監正襲以重盝承以髹几設交泰殿中以次左右列當用則内閣請而用之其質有玉有金有栴檀香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紐有交龍有蟠龍蹲龍其文自

太宗文皇帝以前專用國書既乃兼用古篆其大小自方六寸至二寸一分不一甞考大清會典載御寳二十有九今交泰殿所貯三十有九會典又云宮内收貯者

六内庫收貯者二十有三今則皆貯交泰殿數與地皆
失實至謂皇帝奉天之寶即傳國璽兩郊大祀及聖節
宫中告天青詞用之此語尤誕謬大祀遵古禮用祝版
署名而不用寶聖節宫中未嘗有告天事或道籙祝釐
時一行之亦不過偶存其教耳未嘗命文臣爲青詞亦
未嘗用寶且此璽孰非世世傳守而專以一寶爲傳國
璽亦不經蓋緣修會典諸臣無宿學卓識復未曾請
旨取裁只沿明時内監所書册檔承譌襲謬遂至於此

甚矣紀載之難也且會典所不載者復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一璽不知何時附蔵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詞雖類古所傳秦璽而篆法拙俗非李斯蟲鳥之舊明甚獨玉質瑩潔如截肪方得桼尺四寸四分厚得方之三以為良玉不易得則信矣若論寶無閒非秦璽即真秦璽亦何足貴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時奏進屬員濬寶應河所得玉璽古澤可愛文與輟耕録載蔡仲平本頗合朕謂此好事者仿刻所為貯之别殿視為玩好舊器而已

夫秦璽煨燼古人論之詳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與本朝傳寶同貯於義未當又雍正年故大學士高其位進未刻碧玉寶一文未刻則未成為寶而與諸寶同貯亦未當朕嘗論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寶寶雖重一器耳明等威徵信守與車旗章服何異德之不足則山河之險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此區區尺璧足以自固者誠能勤脩令德繫屬人心則言傳號渙萬里奔走㺯非和璧制不龍螭篆不斯籀孰敢不敬信

承奉尊為神明故寶器非寶寶於有德古有得前代符
寶君臣動色矜耀侈為瑞貺者我
太宗文皇帝時獲蒙古所傳元帝國寶容而納之初不
藉以為受命之符由今思之
文皇帝之臣服函夏垂統萬世在德耶在寶耶不待智
者而知之矣善夫唐梁肅之言曰鼎之輕重璽之去来
視德之高下位之安危然則人君承
祖宗付畀思以永膺斯寶引而勿替其非什襲固守之

謂謂夫日新厥德居安慮危凝受
皇天大寶命則德足重寶而寶以愈重璽玉自古無定
數今交泰殿所貯歴年既久紀載失真且有重複者爰
加考正排次定為二十有五以符天數并著成譜而叙
其大指如此

靜宜園記

乾隆乙丑秋七月始廓香山之郛薙榛莽剔瓦礫即舊
行宮之基葺垣築室佛殿琳宮參錯相望而峯頭嶺腹

凡可以占山川之秀供攬結之奇者為亭為軒為廬為
广為舫室為蝸寮自四柱以至數楹添置若干區越明
年丙寅春三月而園成非創也盖因也昔我
皇祖於西山名勝古刹無不曠覽遊觀興至則吟賞託
懷草木為之含輝巖谷因而增色恐僕役侍從之臣或
有所勞也率建行宮數宇於佛殿側無丹雘之飾質明
而往信宿而歸牧圉不煩如岫雲皇姑香山者皆是而
惟香山去圓明園十餘里而近乾隆癸亥余始往遊而

樂之自是之後或值幾暇輙命駕焉盖山水之樂不能忘於懷而左右侍御者之揮雨汗冒風塵亦可釐也於是乎就

皇祖之行宮式葺式營肯堂肯構樸儉是崇志則先也動静有養體智仁也名曰静宜本周子之意或有合於先天也殿曰勤政朝夕是臨與羣臣咨政要而籌民瘼如圓明園也有憩息之樂省往来之勞以恤下人也山居望遠村平疇耕者耘者饁者穫者斂者歷歷在

目杏花菖葉足以驗時令而備農經也若夫崇巖巒之怪特林薄之華滋足天成而鮮人力信乎造物靈奧而有待於靜者之自得耶凡為景二十有八各見於小記而系之詩

靜寄山莊十六景記

塞外之山岡巒渾噩堂阜連延以雄峻勝塞內之山峯巖峭拔嶔巇崱屴以奇秀勝造物之靈有獨鍾南北之分鮮兼美也而惟田盤自太行而來塞垣依此以築故

介在南北之間兼收雄秀之粹卓為造物奥區焉乾隆壬戌祭寅緣逳一遊自是山川之美不能恝置然朝往暮歸僕從侍御之臣不免於勞乃發内帑建山莊於山之陽買地緣垣據景構舍高因迥有僻以幽探藻繢不施亭臺間出園之内得景八園之外標舊蹟與諸寺復得景八合為山莊十六景而名之曰静寄夫静者山之體其寄於天地也恒得常焉人生而静則静亦人之體也而恒不得其常者則其寄盖不如山也余之以是取名

其亦所以自警也若夫山莊之號則法

皇祖避暑山莊之例第其去京師較避暑近十之五為

幅員較避暑僅十之三尚樸素屏文繡適可而止容膝

亦安守舊規而勉欽承讀是記者尚知吾繩

武之意而所重固不在卷阿之遊歌也歟

麥莊橋記

水之有伏脈者其流必長亦如人之有藴藉者其德業

必廣濟水三伏三見黄河亦三伏三見此其大者矣如

京師之玉泉滙而為西湖引而為通惠由是達直沽而放渤海人但知其源出玉泉山如誌所云巨穴歕沸隨地皆泉而已而不知其會西山諸泉之伏流蓄極溢涌至是始見故其源不竭而流愈長元史所載通惠河引白浮甕山諸泉者今不可考以今運河論之東雖西勺如俗所稱萬泉莊其地者其水皆不可資所資者惟玉泉一流耳盖西山碧雲香山諸寺皆有名泉其源甚壯以數十計然惟曲注於招提精藍之内一出山則伏流

而不見矣玉泉地就夷曠乃騰迸而出瀦為一湖康熙年間依金章宗之舊地建園於山之陽名曰静明園之西乳竇淙淙如趵突者為玉泉總脉其餘氿然而泛濫於湖者不可勝數詩人比之垂虹之瀑及所云䟫龍首而出之者皆妄也東流而為西湖則以居京師之西又明時有西湖景之稱乃假借夫餘杭而倡說於璫豎耳折而南徑長春麥莊二橋夾岸梵宇頗麗其大者為廣仁昌運萬壽萬壽之左即為廣源閘於是水有高下之

分矣自閘東南行經白石高梁二橋遂至城之西北隅分為二一由西直門外繞而南東又東北以會於大通橋一由德勝門外繞而東南又東行以會於大通橋其自德勝門西分流以入太平橋者為積水潭為太液池分合有數道並環繞紫禁由東南御河橋穿內城以出以會西來之水自大通橋以下至通州為閘五為橋三夫東南轉漕國家之大計也使由通而車載背負以達於都門將不勝其勞則玉泉之利豈非天地鍾靈神京

發皇之禎符哉青龍閘非盛漲不啟奉宸苑司其事盖如尾閭之洩云爾麥莊橋為城外適中之地故為之記而勒碑於是

南薰殿奉藏圖像記

內府藏列代帝后圖像傳自勝國典在有司歲以盛夏曝而度之局鐍惟謹朕於幾暇省閲內庫積儲散得展觀則裝池之以歲久渝脫者已多矣因思我朝崇禮前代建廟京師春秋禋享且為之護陵寢禁樵蘇聖賢名

臣咸秩典祀凡以篤高山景行之思抒望古興懷之慕而況流傳有自縑素猶新日角珠庭冕旒秀發德容可挹英表如生其奚忍兲諸繪事供几席珍鑒者比爰命工重加裝潢自太皥伏羲氏而下帝后圖像為軸者六十有八為冊者七為卷者三先聖名賢圖冊五舉蘇以綈錦尊藏於紫禁西南之南薫殿大學士會同領內務府王大臣等詳定位置謹其籍識次第甲乙秩然有章明諸帝王冊廟中所陳當時寶為宗器者也今貯工部

外庫慮不免散軼附藏殿之西室俾虔視焉既竣事因
備紀之勒石前禁以示帝統相承道脈斯在朕之隨在
盡其誠敬不敢苟且褻越有如此圖像自唐宋以下缺
十之二三溯而上之存者僅矣時久而易晦幸其存也
可弗保持使可及久歟缺者弗復追補遠無徵也懼失
真也以致慎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四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五

記

登開化寺六和塔記

杭州月輪峯六和塔宋開寳中創建以鎮江潮開化寺其塔院也自宋以來屢燬屢復燬則有驚浪之虞復則有安瀾之慶是以雍正十三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特發帑金命有司鳩工庀材是輪是

輿越二年而告成又十有四年而朕以南巡之便親陟
其頂且為之記焉蓋浙之潮人所共知為雄鉅浙之塘
人所共知為要害然非目擊終為耳食且沿江而来亦
不辨其曲折之形也造塔巔而後審其所以稱浙江者
潮流東睇又悉其亹龕赭迓溟渤頓挫渟蓄迭蕩撇激
斯所以為廣陵之潮者我
皇考居九重之穆清運萬寓於几席留意海塘福彼蒼
赤葺新穹塔資兹佑相予小子景仰

前烈深惟愛民之心既誠故為民之慮無所不至而必中其際夫必待身悉而始圖之斯不已遲乎是

皇考之聖神而予小子瞠乎其後者也故勒貞珉以識之

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朕惟省方觀民先王所重時巡之典虞夏以來尚已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撫御九有匪居匪康以江浙地遠京畿其民文而慧文則知禮義導之善可以為天下倡慧

則鮮堅持入於惡亦可以為天下倡而且財賦所出國家藏富之地也是以涉河渡江不憚數勤

清蹕問風俗咨疾苦

湛恩汪濊江鄉父老至於今謳思弗諼朕臨御以來十有六年於兹蚤作宵思宵衣旰食兢兢懼一夫之不獲罔敢稍自暇逸謁盛京幸三晉巡齊魯游河雒所在周察民隱廣敷解澤而東南士民尚未得邀清問而布愷

惠良用殷然歲辛未恭遇

皇太后六袠萬壽朕將合億兆望幸之歡心以祝無疆
爰敬循
皇祖舊典躬奉
慈輿屆春南幸上元前二日發自京師渡濟漯汶沂至
黄河周覽堤工遂汎舟踰淮以達於江採民謡詢土俗
祗承
慈訓屢沛殊恩維時遠邇欣愉殊音同聲秀眉黄髮扶
杖而觀者耄期之叟也摳衣束帶望清塵而抃舞者官

吏迎而搢紳謁也捧䇳摛藻陳詩而獻頌者士翿吉而民秀良也携童稚挈壺飧駢肩接踵於輦路之旁者田夫野老村嫗里媼之襁還而笑語也葢江國之望朕来已久而懽欣鼓舞願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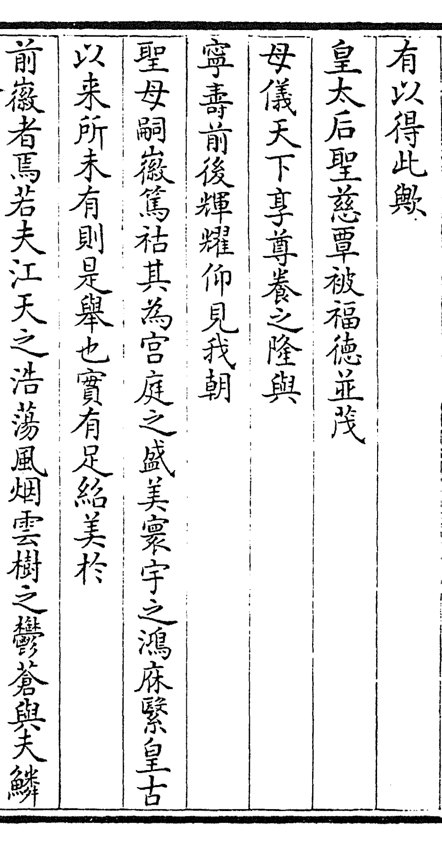
聖母稱萬年之觴者其積忱非一日矣二月之望舟過

大江顧瞻金山上淩太虛下瞰洪流為江南諸勝之最遂奉

皇太后一登覽焉迨廵浙迴舟以及江寧旋蹕先後凡

三登焉侍
輦周歷敬仰
聖祖宸翰榜署詩篇貞珉相映其豐碑屹立於中泠之
右者則康熙三十六年奉
寧壽皇太后駐蹕茲山所爲
御製記也瞻誦之餘穆然見當日忭喜之情慈愛之意
與夫士民慶豫之忱髣髴長在江聲山色間以今日觀
之雖不敢云後先一轍傳有之曰豐水有芑數世之仁

也洪惟我
聖祖詒謀至深且遠與斯民休養生息涵育㫬嫗於無
窮者如膏之沃浹而彌融如水之潤濡而彌廣醞釀
厚蒸為太和用使奕禩子孫臣民藹然親愛於山川清
晏之餘即金山一行宮而繞屬車環宮扇者數十年以
前於
皇祖見之數十年以後又於朕奉
聖母皇太后見之豈非重熙累洽純佑命於日引月長



有以得此歟

皇太后聖慈覃被福德並茂

母儀天下享尊養之隆與

寧壽前後輝耀仰見我朝

聖母嗣徽篤祜其為宮庭之盛美寰宇之鴻庥緊皇古

以來所未有則是舉也實有足紹美於

前徽者焉若夫江天之浩蕩風烟雲樹之鬱蒼與夫鱗

昆甲族之神奇而變化雖遇目賞心偶一寄興然朕之

所以俯仰而忻愜者固不在此也

萬壽山昆明湖記

歲己巳考通惠河之源而勒碑於麥莊橋元史所載引白浮甕山諸泉云者時皆湮没不可詳夫河渠國家之大事也浮漕利涉灌田使漲有受而旱無虞其在導洩有方而瀦蓄不匱乎是不宜聽其淤閼汎濫而不治因命就甕山前芟葦茭之叢襍浚沙泥之隘塞滙西湖之水都為一區經始之時司事者咸以為新湖之廓與深

兩倍於舊踟躕慮水之不足及湖成而水通則汪洋潴流較舊倍盛於是又慮夏秋汛漲或有踈虞甚哉集事之難可與樂成者以因循為得計而古人良法美意利足及民而中止不究者皆是也今之為閘為壩為涵洞非所以待汛漲乎非所以濟溝塍乎非所以啟閉以時使東南順軌以浮漕而利涉乎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則三尺矣昔之海甸無水田今則水田日闢矣顧予不以此矜其能而滋以懼蓋天下事必待一人積思勞慮

親細務有弗辭致衆議有弗恤而為之以僥倖有成焉則其所得者必少而所失者亦多矣此予所重慨夫集事之難也湖既成因賜名萬壽山昆明湖景仰放勲之蹟兼寓習武之意得泉甕山而易之曰萬壽云者則以今年恭逢

皇太后六旬大慶建延壽寺於山之陽故爾寺别有記兹特記湖之成並元史所載泉源始末廢興所由云

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

水之德在養人其味貴甘其質貴輕然三者正相資質輕者味必甘飲之而蠲疴益壽故辨水者恒於其質之輕重分泉之高下焉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珠泉斗重一兩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釐則較玉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丘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是皆巡蹕所至命內侍精量而得者然則無更輕於玉

泉之水者乎曰有為何泉曰非泉乃雪水也常収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洌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昔陸羽劉伯芻之倫或以廬山谷簾為第一或以揚子為第一惠山為第二雖南人享帚之論也然以輕重較之惠山固應讓揚子具見古人非臆說而惜其不但未至塞上伊遜並且未至燕京若至此則定以玉泉為天下第一矣近歲蹤西海為昆明湖萬壽山一帶率有名泉溯源會極則玉泉實

靈脈之發皇德水之樞紐且質輕而味甘廬山雖未到
信有過於揚子之金山者故定名為天下第一泉命將
作崇煥神祠以資惠濟而為記以勒石夫玉泉固趵突
山根蕩漾而成一湖者詩人乃比之飛瀑之垂虹即予
向日題燕山八景亦何嘗不隨聲云云足見公論在世
間誣辭亦在世間藉甚既成雖黃鞬易泉之於人有德
而無怨猶不能免訛議焉則挾德怨以應天下者可以
知懼抑亦可以不必懼矣

虎神鎗記

虎神鎗者我

皇祖所貽武功良具用以殪猛獸者也國家肇興東土累洽重熙惟是詰戎揚烈之則守而弗失

皇祖歲幸木蘭行圍諸蒙古部落雲集景從予小子雖不敏纘承之志其敢弗亹故數年以來巡狩塞上一如曩時蒙業藉

靈四十九旗及青海喀爾喀之仰流而來者亦較前無

異焉若輩皆善射重武使無以示之非所以繼
先志也圍中有虎未嘗不親往射之弓矢所不及則未
嘗不用此鎗用之未嘗不中壬申秋於岳樂圍場中獵
人以有虎告而未之見也一蒙古云虎匿隔谷山洞間
彼親見之相去葢三百餘步朕約畧向山洞施鎗意以
驚使出耳乃正中虎虎咆哮而出負嵎跳躍者久之復
入復施一鎗則復中之遂以斃焉葢向之發無不中乃
於谿谷叢薄目所能見之地斯已竒矣而茲岳樂所中

則隅谷幽洞並未見耽耽闞如之形於揣度無意間馥

焉深入不移時而殪猛獸則奇之㝡奇其稱為神良有

以也夫萬乘之尊詎宜如孟克特庫之流誇一夫之勇

哉孟克喀爾沁蒙古人特庫滿洲今為內大臣皆能獨搏猛獸如馮婦者而習武示度必

資神器以效奇而愉快則是鎗也與殳戈和弓同為宗

社法守不亦宜乎

盤山千尺雪記

昨歲巡幸江南觀民問俗之暇流覽江山勝概尋古蹟

之奇文物秀麗區也其悅性靈而發藻思者所在多有
而獨愛吳之寒山千尺雪創於明隱士趙宧光今范氏
搆園其地者境野以幽泉鳴而冷題其閣曰聽雪為之
流連為之倚吟歸而肖其處於西苑之淑清院盖就液
池尾閭有明時所築假山喬木峭蒨噴薄之形似之矣
而乏天然及秋駐避暑山莊乃得飛流漱峽盈科不已
者作室其側天然之趣足矣而尚未得松石古意今春
來盤山遊文皇所為晾甲石者滙萬山之水而歸於一

壑濞濞之湍奏石面謖謖之籟響松顛時而陰雨忽晴衆谿怒勃則暴漲砰訇砉焉直下挾石以奔觸石以停豁然鏗然激揚澎湃雖千夫撞洪鐘有不足比其壯者爰相面勢結廬三間兹重遊而其屋適成開虚窓俯流泉覺松濤石籟問答親人乃歎寒山千尺雪固在是間而勞勞往返營營規寫者不幾為流水寒潭笑未能免俗哉率筆記之亦以存高風之慕也

玉泉山竹鑪山房記

古之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無所謂茗飲也茗飲其權輿於漢而盛於李唐之季乎然物必有其本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未為善鑒也茗飲之本其必資於水乎不於水之甲乙定茗之高下雖摘焙㸃烹精其製雨前雷後辨其時北苑荊溪龍井天目別其地踵事增華議論滋繁解渴悅性之道逝其遠矣若惠山之竹鑪茶舍可謂知茗飲之本焉其地蓋始於明僧性海就惠泉製竹鑪以供煎瀹茶舍之名因以是傳前歲偶至其地對

功德注冰雪高僧出塵之槩彷彿扵行雲流水間也歸而品玉泉則較惠山為尤佳因搆精舍二間扵泉之側屏攢峯之嶕嶫俯迴溪之瀠瀁天風拂林衆樂迭奏瀏莅卉歙若絲者若竹者若宫商角徵羽者與漣漪綺縠相上下觀難為狀聽復不窮而仿惠山之竹鑪適陳砥几蟹眼魚眼之間亦泠泠颯颯作聲不止無事習静之人樂此經年不出可也而余豈其人哉時而偶来藉以滌慮澄神亦不可少也夫精舍竹鑪皆可倣而惠泉則

不可倣今不必倣而且有非惠泉之所能倣者焉是不能握茗飲之本而我竹鑪山房之作庸可少乎

玉盃記

玉盃有鼉其采紺其色而璘璘其文者驟視之若土華剥蝕炎劉以上物也撫之畱手䬸饜非内出以視玉工姚宗仁曰嘻小人之祖所為也世其業故識之然則今之偽為漢玉者多矣胡不與此同曰安能同哉昔者小人之父授淳煉之法曰鍾氏染羽尚以三月而況玉哉

染玉之法取器之紕纇且窓者時以夏取熱潤也熾以夜陰沉而陽浮也無貴無瑕謂其堅完難致入也乃取金剛鑽如鐘乳者峉施如蜂蠆而以琥珀滋塗而漬之其於火也勿烈勿熄夜以繼日必經年而後業成今之僞為者知此法已鮮矣其知此法既以欲速而不能待人之亟購者又以欲速而毋容待則與玝者玝墻又何以殊哉故不此若也宗仁雖玉工常以藝事諮之輒有近理之談夫玝者梓人雖賤役其事有足稱其言有足

警不妨為立傳而况執藝以諫者古典所不廢兹故檃括其言而記之

永安寺古井記

白塔永安寺蓋就瓊華島故地而建所謂廣寒殿玉虹金露之亭皆湮沒不可考適有所營葺工人於山之西麓掘地得廢井一甋甃木盤層累鱗䶖尋丈以深汋汋有水不瀾以㸨巽下坎上合羲經義轆轤綆汲可致山巔乃知輟耕録所稱引金水河於山後轉機運㪺至山

頂者舍近求遠妄也明矣不寧惟是所云島土取自塞外者更妄也當時縱為獻勝或少取塞山之土置此則有之矣豈有鑿掘輦致於數千里外以成是山之理意者疏浚液池不能移土於遠即就近成此島耳夫顯而易見者尚淆訛至此史氏之耳食影談任好惡而顛倒是非吁可詫哉井不可幕而杜牧闕之顧謂廢井之無水者或致傷人今得此於堙埋土封中不浚可汲導流助景事半功倍故樂從司工之請而存之瓊華島始於

金至元時改稱萬壽山或訛為萬歲山茲不具論惟是

瓴甋盤䃵半千年物而人視之與今之木若瓴無以異

若夫宣德成化之瓷則人寶之其初豈離土哉物之託

質失尺寸而貴賤殊别與夫人之好惡逐目役高下鮮

定衡者吾以慨古澄照息其是非焉

石舫記

自茅茨土階以來為室者必有階為階者率以石所以

去湫濕就高明棟宇以安固其基址陛九級廉遠地則

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古人所以為喻也至乃步壛釦砌左碱右平設切厓隒山埒水磯雖華質殊製高下異施其所以限柱礎而承屋基則一耳余之石舫蓋築之昆明湖中不依汀傍岸雖無九成之規而有一帆之槩彌近烟雲之賞迴遠風浪之驚鷗鷺新波菰蒲密渚湧金漪而月潔凝玉鏡而冰寒四時之景不同朝暮之觀屢易彼之青雀黃龍雖資濟川亦虞穿綫則何如一肖形而浮坎止艮義兩存焉非徒歐米之興慕也且

田盤之浮石奇則奇矣而或需乎雲香山之綠雲似則似矣而或乏乎水若夫凜載舟之戒奠磐石之安虛明洞達職思其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鐵章記

鐵章一錯以金方得寸有十分寸之五博得十分寸之二柄以木方如之博得十分寸之五稍豐其上刻若井藻又楕以窮刻若華表柱之首其長二寸通章之博高二寸有十分寸之七藻上穿好綬約之綬之窮為蕃錦

囊襄垂章上不可離藏以髹盈其文曰尼爾德尼卓里克圖洪台吉之章華語所謂寶權大慶王也盖自策妄阿拉布坦時乞自達賴喇嘛用梵書刻印錫予以為準噶爾傳世之器今年夏既平準夷遂獲此章驛致典屬予既訝鐻鍝君長亦有世守法物也而又憫達瓦齊不得辭毀櫝之愆若夫戒盈知懼固不在區區抑埴之物矣作鐵章記

御製文初集卷五

御製文初集卷六

記

萬壽山五百羅漢堂記

調御丈夫作天人師世出世間示權變法以度衆生得其門而入其室者自小乘進至四果方得謂之羅漢故楞嚴經富樓那言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十六應真之號諸經皆有而大論則云五千羅漢

其力最大金剛經須菩提言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説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是知五千不為多十六不為少五百羅漢堂之作抑亦槩於是乎昔蘇東坡有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其言曰僧應言將造五百羅漢於錢塘而載以歸夫羅漢何處不可造而必錢塘乎及辛未南巡至浙若雲林若淨慈無不有五百羅漢之堂乃知五百之名始自錢塘其来久矣歸而萬壽山之大報恩延壽寺適成寺之西有隙地因命

築堂以肖錢塘第雲林淨慈皆五百列坐斯乃置山林溪澗宮殿其中俾步以入者後先左右與袈裟鉢錫之侶相周旋若夫行住坐卧不拘一律又非盡跏趺之死灰槁木已也於諸境界各取梵經所載以標其名而五百人者不復一一為之安名立字所為不即不離如是如是而已

甲

祇樹園者金剛經所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等說法之所也以杖錫擔樱毛坐具者一執如意者一執卷軸者一肩杖履若達摩者一執經冊者一矮而攜笻竹以行者一皆若欲入園門而往聽法然者門之内步崖側者一踞石坐者一立峯頂而向下窺者一峯迴路轉而為獅子窟所為善獅子吼施無畏聲者是以手指雲邏似示人以路者一合十隻手而執靈壽杖者一拂而左鉢而右立於兩傍者二崖之巔抱膝而坐者一以手指地若諮啟者一揺手者一憩樹下者一

澗旁嵌穴而露半身者捻數珠者迴首顧者將前却者
閉雙目者嗒然笑者倚杖坐者竪一指者手拏卷者坐
撫膝者披經示者瞪目觀者手揮拂者俯流泉者顧而
問者凡十五澗之彼岸荷禪杖飛行為撒手懸崖者一
徐而步者負囊者走且顧者二人持一杖者嗅天花者
振錫者為思想者凡八而獅子窟之事略畢

乙

過獅子窟則為須夜摩洞須夜摩者此云善時分也洞

之內坐而手持桃者立而合掌者袖手者問訊者凡四見於巖之穴者三或捧腹或槃陀或撫石狀各別引雙手者一拄木杖者一瓏瓏峯之內或見半身或見其首者二垂膝坐而磕睡者指經冊若尋究者捧香鑪者笠而執拂者持經函者側而撼石坐者擧窣堵波者凡七河之中立而攫雙手者一立擘雙手於胸者一河之裔端坐持斫訖羅此云輪於胸前者一擲杖為龍飛去者一前而行後而附其臂者凡二又前而却視者一坐石窟

者立其側者揶揄者凝目視者凡四舞鐃鈸者二坐而觀空者二洞之右為阿伽橋阿伽此云水也橋之北閉目而坐於巖岫間者一拱雙手而立者一執如意行者一揩隙棄羅此云錫杖行者一隱現而見於峯隙石旁若笑若戚若語若默者凡四抱膝坐而迴睇者一雙拳手者一挈杖且扶及所扶者二合掌立者一按手仰視山腰者一俯而若答者二度橋而南扶智杖偏袒兩肩者一合掌者一托鍵鎔者一坐嶺上挺右臂摘星者一振德

杖者一持應器對語者二怒者喜者欠伸者垂膝者垂頭者凡五提鉢塞莫此云數珠者一步屧磵道者一傴僂者一振鐸者一轉而右坐阿樓那崖阿樓那者香華如日出前紅赤相云鉢中生青蓮花者一立其側者二崖之畔舉一指出乾闥城者一若指人以正路者一袒裼雙臂若擲拂子者一撫膝不語者一立而問者疑者對者是者非者服者不服者自思者凡八過此而為摩偷地矣

經云三天有摩偷地在須彌四陲住於是而證四果曰須陀洹曰斯陀含曰阿那含曰阿羅漢者凡四參六波羅蜜曰布施曰精進曰持戒曰忍辱曰禪定曰智慧而各執一義者凡六參六種性曰習種曰長養曰性種曰不可壞曰道種曰正法而各執一義者凡六於六波羅蜜而不住者一於六種性而善離者一窈然而深處於摩訶窩者三摩訶有三義謂大多勝各持一義而究之出石洞立而若有遲者一坐而豎天龍指者一並肩行

者二接武行者三揎拳作相撲者二立而觀者二背而
弗觀者一共語者二以屈眴（此云大細布）拭背者一轉而為
從多橋西域記所云冷河者也立此岸而振九連環杖
者一著僧伽梨而乘馬於河中者一牵者一向而頂禮
於此岸者一右膝著地舉一手啟請者一彼岸卓立翠
微者一趺而搋鉢多羅（此云應器）者一摇扇者戲獅子者揮
麈尾者握蓮花者數阿唎吒迦（此云數珠）者支頤者凡六立
水中壺盧上者一橋之右立水中石砥者一浴者二將

浴者三浴罷者二持淨瓶者一雙手抖擻數珠者一見於叢樾間或肥或瘠或肥瘠適中者三嵬峯拔起而立於最高處者一欹仄以下得稍平可立二人一老者一壯年者又緣而下地遂廣把花籃者戴箬笠者承貝葉者騎白象者凡四綿谷沿緣以進趨步徐步連步展步者亦四却望而俟之者二將爲五體投地頂禮者一合掌爲恭敬者三此則彌樓前或至或未至者彌樓者此云光明七金山法華談經之所因以天竺紫金光如來

像供之樓之背峭辟千尋不可上下一石撐澗底而亘立千雲霄是則砥柱也已柱之旁一鬚者一不鬚者鬚者栢不鬚者肩而不鬚者枝月牙杖云

丁

岈然窪然尺寸千里迴不可窮宏不可概者曰兜率陀兜率陀者妙足之謂也宴坐而談四大者四曰地曰水曰火曰風遥向望而瞻禮者二促膝坐而談二白法者二曰慚曰愧獨坐而究無生者一以拂拂之者一展瞿

脩羅此云圖像而視之者二為食施五福相者五曰富曰壽曰顏澤曰多力曰身安㮚楞伽三種波羅蜜者三曰世間曰出世間曰世出世間㮚圓覺三無礙法界者三曰靜曰幻曰寂

戊

兜率陀之南則功德池八功德水出佛攝受經往而浴者凡十三執珊瑚者徒步者曳杖者走而却者挈壺盧中出蜃氣者疾足躡足蹀足舉足行者擁膝盤膝側膝

捫膝憩者池彼岸為坻為嶼高下相錯坐而撫雄獅者
一促膝觀者一獨坐止觀者一立而證三種羅漢果者
三曰慧解脫曰俱解脫曰無礙解脫戲子母虎者一揚
拳欲搏之者一拒而止之者一坐池邊參華嚴六相者
六若揔相若別相若同相若異相若成相若壞相杖而
將至溪邊者一伸左臂其長不可量而入水捉月者一
坐其側觀者一橫溪則為信度橋所為菩薩化為龍王
流出信度河者是橋之西坐而隻手持輪者一橋之東

坐穹洞傍腹見佛相者一向而作禮者六讃之歎之悲之欣之敬之慕之情不一背而立者一洞之陰藉草坐石者四振衣者舉扇者閉目入定者擎擎子聒之者狀不一轉而南則為香巖步巖洞將出者一旃檀功德佛相在焉合掌作禮者一執經者執法供者執七寶如意者凡三嶔嵜旁出坐深究中者二若不知有佛者然其知之乎其不知之乎吾安得而知之

已

樹之名不可窮也有菩提有娑羅有尼拘律陀有多羅而賅之曰栴檀林輪囷蒙絡槎枒搖綴日照之為空色風拂之為空音偃息其間者則有皙者黑者赤者黃者白者靣之色各殊嚬者顰者吁者听者吲者呿者[illegible]者靣之狀各殊若是者凡十二自頂門出嬰兒者一入三摩提毒蟲魑魅擾之而不動者一將出洞門手持拂子絲覼覼下垂者一出林洞則須彌頂此云妙高也未至頂而徘徊於翠嵋間者五若獰貌若嬉貌若善貌若不

善貌若美貌立於頂之上者八若長身若短身若麤身若細身若壯身若弱身若偉身若孱身步蜿蜒石徑將往法華所謂善現城者六趻而行者趻而行者跡而行者跰而行者蹻而行者跺而行者立善現城當門而咍者一若曰此不易入云爾

庚

振衣千仞之岡若跣足者婆娑大樹之下若鈎膝者若深目者若痒耳者若哆口者獨立詭石之側若方面者

侶武羊腸之逕若踈眉者若曲碌腰者若彈指者若碧

眼者徘徊谿谷之幽若挺臂者若台背者若拳攣手者

踟蹰碧岫之旁若隆阜者結伴峭蒨之叢若剖胸者若

露肘者若露齒者若宣舌者是皆得於金田及陀羅峯

之間凡十八金田者布金之田而陀羅者即所云能持

集種種善法云

辛

極神通之變而莫可究範者莫過於阿羅漢矣則有若

自手旁面而復露一面者以手捧膝蹲立而旋轉無窮者以手按膝作胎息導引法者噀鉢而興雲者揮手而生風者擎一樹而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如西池蟠桃者怡而為春舒者笑而為夏長者怒而為秋落者戚而為冬藏者說如不說者不說如說者示如不示者不示如示者劈胸見佛端坐者躿軆而不覺其長者侏儒而不覺其短者臃腫而不覺其肥者端坐琢齒漱舌為化身坐忘法者四肢距地伸縮引氣為鹿戲法者頳形

雕容而相好具足者伸一指而具空色二諦者伸二指而具非空非色一諦者微笑不言而具空色非空非色皆非諦者凡二十四皆聚於雞園得見如來寂初成道如楞嚴憍陳那五比丘所云者

壬

仙人鹿野苑者辟支佛所住世尊亦於此成道遥向室羅筏而頂禮者一旅而進將受教者二騎鸞鳳行空而来受教者二室羅筏者世尊談華嚴之所林曰逝多園

曰給孤獨大莊嚴重閣在焉梵天紫金先如来據七寶座而為說法一切菩薩天人八部之所圍繞不可量數自重閣畚緣而下繚而曲窈而深者曰耆闍崛山形如鷲亦名鷲嶺撞鐘者一鳴鼓者一擊木魚者一由山逕降而復升招手者一搖手者一揩手者一斂手者一展手者一揚手者一披蒙茸躋巑岏則見所謂舍利塔者扶攜行者二握手行者二拾級登者一欲登且止而悟眼之見色耳之聽聲鼻之嗅香舌之辨味身之知觸意

之思法者六及登塔院繞塔而悟四種性智者四曰大圓鏡智曰平等性智曰妙觀察智曰成所作智塔之下峯益峭樹益密逕益險坐雲竇雙手拖眉至地者一着鬱多羅繒此云七條衣者一瘦骨立者一磬折者一盤曲出幽可達蜂臺

癸

佛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而謂有所說法即所說法不可得而謂有聽法及於法得度者即而謂有西天

震旦種種世界國土之分別耶蜂臺者吾知其為天竺世尊誦經之處乎吾知其為樊忱詩中所云者乎則有若敍禪那者有若持戒律者有若演大論者有若譯經論者有若摇扇思者有若扶刺竭節(此云杖)思者有若默坐思者有若倚樹思者有若掇籃思者有若捧冊思者有若捭石思者凡十一大溪橫其前野彴可步過顡顟其面者䙐襶其身者呴噓其口者凡三皆若有所佇摧崣閜砢褭窕沖融之間若有路若無路若可見若不可

見而呎爾吩爾卓爾提爾擕爾介爾率爾莞爾啞爾𩦿騷爾灑灑爾猙猙爾涼涼爾悠悠爾若是者凡十四溪流益濶橋益長其名曰毘訶羅此云遊行處也橋之南叅眼受色者耳受聲者鼻受香者舌受味者身受觸者意受法者凡六是受者非受者凡二能受者所受者凡二非能受者非所受者凡二絶嶺之上各露半身遠而魁而衎而者凡三石室之中攢簇而立桀然肅然漠然怡然凛然𧷤然者凡六極下𡉏究霄𥇒以深寂若邈若

者凡二隔岫顒若者一緣磴而上躍如坦如掐如昂如

迫如仙如軒如泊如侃如皤如如如者凡十一磴側峭

壁之下圩其頂而凹凸其面者凡二一按雙手於腹若

運氣然其一挺一臂向空而握一拳當胸前坐其旁而

持結夏具者三一以淨瓶植珊瑚一以玻璃盤貯脩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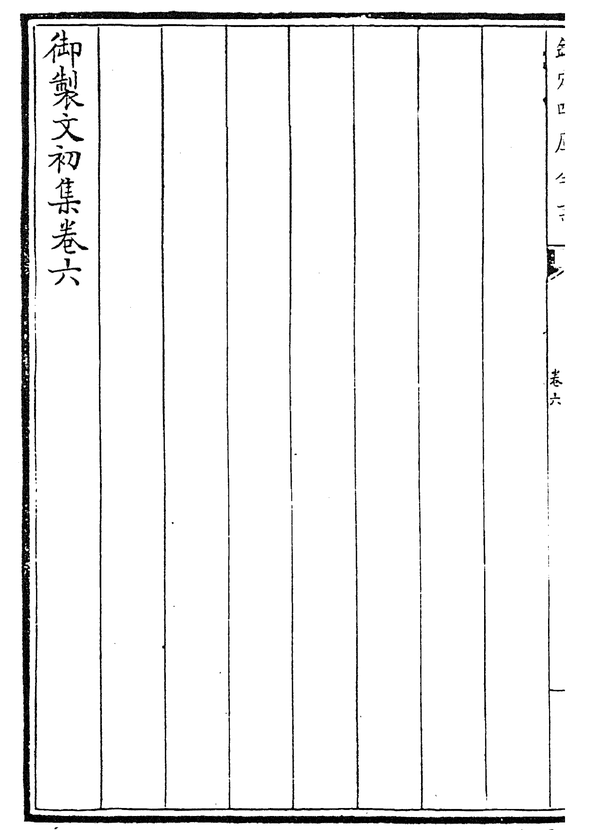
此云天食其一展畫卷華嚴所云露山者在焉穿洞而出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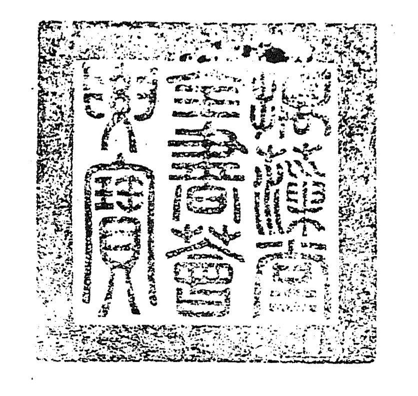
可達香巖洞之左立而持鐀子者一坐而結手印者一

洞之右展雙手若取物者一執朶蓮者一杖頭繫壺盧

畫卷雜物而執之者一執舍羅(此云籌也)者一據洞頂一手持摩尼珠而戲天龍者一飛流直下自龍口出即信度河源也其菩薩所化為龍王者乎盤桓嶕嶫之巙若坐若立者八則究涅槃八味者也若常住若寂滅若不老若不死若清淨若靈通若不動若快樂紆繞而下得稍平立者四則諳賢首四事者也為理為事為事理為事事轉而又下立平石者二則思楞嚴二殊勝者也曰上合聖曰下合凡翹立澗邊以軍持(此云澡瓶)接懸泉者一以

二鐵鉢接者一既接水而灌漱罷者一嗅優鉢曇花者一彈指者一持七寶輪者一趺坐者一別爲一旅騎麒麟而行者一前後擁護供養者凡八持淨水者澡水者香者花者燈者塗香者食者樂器者復有六曰執鏡者曰執琵琶者曰執炷香者曰執蒲闍尼此云正食者曰執震越此云衣者曰執如意寶者復有二曰供養作供養觀者曰供養不作供養觀者五百羅漢之蹟于是乎畢闡


御製文初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程槐

謄録監生 臣 温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九　七五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六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七

記

春耦齋記

周過其歷秦不及期班固美其親親賢賢固本衆建至鄙秦以子弟為匹夫骨肉失藩衛其然豈其然哉夫秦之失賈誼論之詳矣闢封建之議則莫過於柳宗元而周之所以過其歷後世鮮有發厥旨者蓋自后稷

公劉世以重農為務惟土物愛知稼穡艱至於文武成
康猶是道也立我烝民祈天永命詩書所歎畧同一軌
國家龍興東海較之周家藝荏菽迺埸疆者固有不同
而天下初定禮樂未遑即舉
祈穀之祭下力田之詔我
皇祖建此豐澤園於西苑以勖樹藝而較晴雨至於
皇考歲舉耕耤之典必先演耕於園北弄田以視周家
世業肯穫者有過無弗及予小子聰聽

祖
考之彛訓亦惟是無逸作所民本食天之念拳拳毋懈不敢以一己之貴而忽萬姓之窮不敢以四方之豐而忘一隅之歉二十一年以来此物此志也園之内有齋兹以春耦名之而闡其說如右石渠寶笈中舊藏唐韓滉五牛圖農部尚書蔣溥因進其父故大學士蔣廷錫倣項聖謨摹本繼又得項聖謨卷古今名蹟一時會合良稱藝苑勝事夫服疇力穡牛之資用寔鉅並貯齋中

每一展觀如見洪縻縹軛馴擾膏壤閒然予知依務本之意所為在此不在彼耳

討源書屋記

暢春園之西有屋數楹臨清溪面層山樹木蓊蔚既靜以深溪之藻匪蒲伊荷山之禽匪嘵伊歌額之楣曰討源則我

皇祖摛天文而垂摹寘也昔予小子日侍

清宴之所今以問

安視膳之暇亦每憩此咨政掄材肯構繼
志之衷久而弗敢懈蓋嘗深維討源之義豈以其據渾
渾之泉府似窈窈之洞天騷人寓意所為武陵花源之
比也哉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
四海朱子解之曰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
於極斯言也引而未發然內聖外王之學實隱括而無
遺夫水則有源人何獨無是故堯舜政治之源也孔孟
道德之源也非特此也頡之書羿之射輸之巧曠之音

鸛之醫僚之丸秋之奕無不各得其源或曰如是則其源已紛而流益莫可同矣顧嘗論之聖人人倫之至而武周夷齊相反是得謂之同乎然其心之自安各行其至是則無不同故百越適京師則北轅朔漢適京師則南首南首北轅大不同矣及其既至則同故堯舜政治之源在心而孔孟道德之源亦在心頡之書羿之射輸之巧曠之音鸛之醫僚之丸秋之奕何一不在心哉且夫天下之水其源多矣而海則無源無源正衆水之源

則水之源亦在心昭昭明矣如是則
聖人討源之旨直上接十六字之心傳而非怡情山水
之為益可知矣

小有天園記

左淨慈面明聖兼挹湖山之秀為南屏㝡佳處者莫過
於汪氏之小有天園蓋辛未南巡所命名也去歲丁丑
復至其地為之流連為之倚吟歸而思畫家所為收千
里於咫尺者適得思永齋東林屋一區室則十笏窗乃

半之窗之外隙地方廣亦十笏命匠氏疊石成峯則居然慧日也範錫為宇又依然壑庵也汪氏別業舊名激水作瀑泠泠琤琤不殊幽居洞之所聞而黄山松樹子雖盈尺有凌雲之概夭矯盤拏高下雜出於石筍峭蒨間復與琴臺之古木蒼巖瓏瓏秀削不可言同何况云異吾於是知天地間之景無窮而人之心亦無窮境有異而人之心無有異夫此為軒為亭為磴為池為林泉為崖壑固不可歷歷手攀而足陟之者使目擊道存會心不遠

則此為軒為亭為磴為池為林泉為崖壑又何不可歷歷手攀而足陟之乎昔新豐雞犬各識其戶固已侈矣李德裕平泉之像巴峽窮洞庭則又務窮遠盡態極妍而不必師所可師者其意而已然吾之意不在千里外之湖光山色應接目前而在兩浙間之吏治民依來往胸中矣是為記

樂善堂記

昔樂善堂集中有所謂樂善堂記者蓋用此堂之名以

名圓明園

賜居桃花塢之堂而記亦記彼處之勝與宮中此堂無涉也然彼時之樂善秪數典漢東平王以為亟今斯堂則為重華宮之前殿不可以桃花塢堂之記槩之因思東平之樂善原數典于大舜所謂樂取於人以為善也茲適為重華宮之前殿則今之樂善秪宜景仰大舜之為而不必更宥於東平之蹟矣夫大舜之取諸耕稼陶漁之善世遠固不可徵而詢岳咨牧載在虞書者彰彰

可考無非舍己從人與人為善而地平天成庶績咸熙胥於是乎基之是乃千古帝王之法則而非藩服屏翰者所可相提並論其事體大而責任重也昔之效東平為甚易今之企大舜為綦難是不可無記以朝夕體之心而措諸政也然而其志在是其慙亦在是矣

寶月樓記

文有神會落筆可以千言興有時来待機不妨數歲寶月樓記之作遲速蓋有如是寶月樓者介於瀛臺南岸

適中北對迎薰亭亭與臺皆勝國遺址歲時脩葺增減無大營造顧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長以二百丈計濶以四丈計地既狹前朝未置宮室每臨臺南望嫌其直長鮮屏蔽則命奉宸既景既相約之椽之鳩工戊寅之春落成是歲之秋久欲為記輒以片時來往率即成詠罷輟茲始叙而記之葢是樓之經始也擬以三層既覺太侈則減其一延不過七間袤不過二丈據岸者十之四據池者百之一池不覺其窄岸不覺其長拾級而登布

席而坐則雲閣瓊臺詭峯古梘峭蒨嶢巖聳翠流丹若
三壺之隱現於鏡海雲天者北眺之勝槩也憑窗下視
迴出皇城三市五都隱賑縱横貫貿墆鬻列隧百重華
蓋珂馬劍珮簪纓撫兹繁庶益切保泰與持盈此則南
臨之所會也於東則紫禁紫微左廟右社規天矩地因
上因下授時順鄉玉堂金馬嶄茅茨於有虞法卑室乎
大夏奉此宫室每同漢文恐羞之誠也而其西則西山
起伏連延朝嵐夕靄氣象萬千春雨霖而農興秋霜落

而林殷是又神臯繡壤下視三都與兩京也樓之義無窮而獨名之曰寶月者池與月適當其前抑亦有肖乎廣寒之庭也夫人之為記者或欣然於所得而予之為記常若自訟是宜已而不已予亦不知其何情也系以辭曰

樓之聳惕居高以悚樓之廓坦吾心以樂樂與民同悚厲已恭樂不忘悚樂斯益永謂悚匪樂悚不可樂摛詞闢閭因識意之所存

韻古堂記

韻古堂因何而作也曰用舊堂而易以新名是易也非作也然則因何而易也曰以獲古鎛鐘貯之斯堂易其名亦可云作也鐘之出以臨江牧者物色坡陀間掘地而得古鐘十一地方大吏以聞傳至闕下辨其銘知為周時所鑄是宜䥫鄉其事而為之記也堂在淑清院南臨液池可望瀛臺故舊名曰蓬瀛在望而今易之為韻古也蓋自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是

鐘之於樂爲最古黃鐘而下三分損益上下遞生黃鐘定而八音六律無不定以立均出度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以爲萬事根本故帝王制禮作樂莫不以是爲棘或曰鎛鐘大小殊編鐘大小同其說如何律鐘之說又如何曰八音無非律磬亦律磬琴亦律琴其他諸樂無不皆然獨鐘云乎哉然金聲而玉振之金爲始故曰律鐘非編鎛之外別有所謂律鐘也云有律鐘者篤古泥而不知音者也鎛鐘大小殊而厚薄同編鐘大

小同而厚薄殊其不同者正所為同也且如排簫長短殊而一孔長簫一器而六孔長簫編鐘之說也排簫鎛鐘之說也故鎛鐘排簫先出而編鐘長簫後出此首創質朴椎輪大輅之義也律應十二鐘缺其一為補成之以全厥初也聆其聲頗不合於今律則以古器經久而移其本音古人論之詳也我

聖祖心天之心政古之政親考律呂正齊量無不大當而獨未及鎛鐘者豈以時將有待故引而未發耶今既

得古鎛鐘於西師奏凱之時則闡前開後備八音之正撰垂一代之鴻規在此時乎在此時乎故因記韻古堂而申其義如此也

鹿角記

鹿陽類也夏至感陰生而角解然解者自其委蜕而新茸即漸長以成角則六陽之義益明蜕其舊而新生必較舊加長且豐兩叉四叉六叉以至八叉歴數十年而後成或踰八叉者不可辨其年歲蓋千萬中一遇而其

鹿亦必數百千年之壽矣嘗閱武庫所藏
皇祖時鹿角一記曰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上於巴顏陀羅海所獲其長自削骨至尖各三尺九寸有十分寸之五兩尖柢直得七尺有九寸兩末徑距凡四尺叉之數十有六最末者不尖而博狀如魚尾又如芝朵近削者其圍八寸有十分寸之二既堅且澤不紾而昔景鑠哉是蓋我
皇祖神威所攝山靈不敢閟其珍用出瑞獸以燕

聖人而什襲天府示我後昆俾無忘
前烈詰戎益勤也予小子敬仰之下不討鹿角之奇而
思鹿角所由来者奇庸可不表章厥蹟勒冊府以永垂
乎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今木蘭之鹿與夫吉
林之麋無不解於夏豈古之麋非今之麋乎是又不可
得而知矣汲冢周書至謂麋鹿之角不解為兵戈不蔵
不息之兆荒誕更甚毋容闢謬因為鹿角之記遂並識
之

閱海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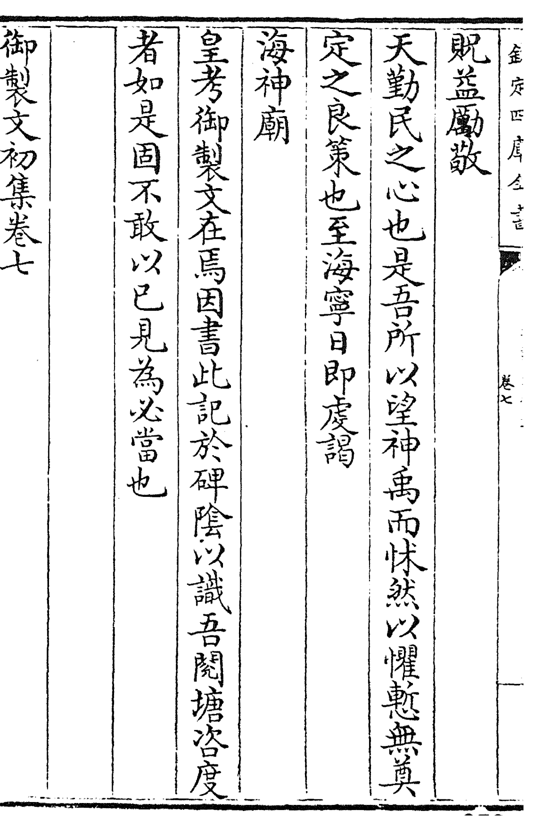
隆古以來治水者必應以神禹為凖神禹乘四載隨山濬川其大者導河導江胥入於海禹之蹟至於會稽會稽者即今浙海之區所謂南北互為坍漲遷徙靡常地神禹親歷其間何以未治豈古今異勢爾時可以不治治之乎抑海之為物最巨不可與江河同人力有所難施乎河之患既以隄防海之患亦以塘垻然既有之莫能已之已之而其患更烈仁人君子所弗忍為也故每

補偏救弊亦云盡人事而已施隄防於河已難而況措塘垻於海乎海之有塘垻李唐以前不可考可考者蓋自太宗貞觀間始歷宋元明屢修而屢壞南岸紹興有山為之禦故其患常輕北岸海寧無山為之禦故其患常重乾隆乙丑以後丁丑以前海趨中亹浙人所謂最吉而最難獲者辛未丁丑兩度臨觀為之慶幸而不敢必其久如是也無何而戊寅之秋雷山北首有漲沙痕己卯之春遂全趨北大亹而北岸護沙以漸被刷是柴

塘石塘之保護於斯時為刻不可緩者易柴以石費雖
巨而經久去害為民者所弗惜也然有云柴塘之下皆
活沙不能易石者有云移內數十丈則可施工者督撫
以斯事體大不敢定議夫朕之巡方問俗非為展義制
宜措斯民於衽席之安乎數郡民生休戚之關孰有大
於此者可以沮洳海瀆地險辭而不為之悉心相度以
期乂安吾赤子乎故於至杭之翼日即減從遵程策馬
隄上一一履視測度然後深悉夫柴塘之下不可施工

以其實繫活沙椿橛弗牢訖不可以擎石也柴塘之內可施工而倉卒不可為以其折人廬墓桑麻填坑塹未受害而先驚吾民也即云成大利者不顧小害然使石塘成而廢柴塘是棄石塘以外之人矣如仍保𣗳塘則徒費帑項為此無益而有害之舉滋弗當也於是定議修柴塘增坦水加𣗳價一經指示而海塘大端已具守土之臣有所遵循即隨時入告亦以成竹素具便於進止也議者或曰所損者少而全者衆𣗳固不如石堅何

為是姑息之論然吾聞古人云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亂吾將以是為折中而不肯冒昧以舉者此也蹈勘尖山之日守塘者以漲沙聞後數日沙漲又增命御前大臣誌石簍以驗之果然自初三日親臨閱塘後即命都統努三額駙福隆安立標於石簍之上以驗增長今復遣往視回奏云十日以來沙漲至三尺餘土人以為神佑斯誠海神之佑耶但丁丑以前已趨中亹者尚不可保而況今數尺之漲沙乎然此誠轉旋之機是吾所以默識靈



貺益勵敬

天勤民之心也是吾所以望神禹而怵然以懼慙無奠定之良策也至海寧日即虔謁

海神廟

皇考御製文在焉因書此記於碑陰以識吾閱塘咨度者如是固不敢以已見為必當也